# 蘇州虎丘孫子紀念亭修建追記

李浴日

（原文刊戰鬥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1953 年 1 月 1 日）

倘若孫子生在英國，我想比英人紀念莎士比亞還要熱烈。

倘若孫子生在美國，我想比美人紀念愛迪生還要踴躍。

因為孫子生於紀元前五百多年（544 BC－496 BC），比莎士比亞（1564 AC-1616 AC）約早二千年，比愛迪生（1847 AC－1981 AC）約早二千四百年，其所發明的兵法十三篇，直至現世紀，世界上尚無兵書出其右者。至理名言，萬古常新，璨爛輝煌，超前絕後。

可是,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裡，到了今日，大家對於孫子似乎祇有讀其書，而忘記紀念其人。雖說歷史上有唐肅宗（唐代中興之主）祀太公望為武成王，列孫子為配享之一。可是何嘗表現尊崇孫子於於萬一？又有清代考據家孫星衍（孫子五十七世孫,江蘇武進人）基於宗族的觀念，在蘇州虎丘東麓建祠塑像來奉祀他。但規模亦很小。抗戰勝利後，我自重慶回到南京。為著完成孫子研究上的一些工作，特往蘇州探訪這一個巨人的遺跡。如「孫冢」、「孫墩」等，毫無所獲，又按址往訪距今不過百餘年的孫星衍所建的祠堂，否料「踏破鐵鞋無覓處」，叩之山上的寺僧，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怎不令人抑天長嘆！

大凡宇宙是永存的，是不滅的，但人類在宇宙上所經營的一切，則有其時間性。阿房宮何在？羅馬之城何在？古昔聖賢的遺跡又有多少尚存？但我想，倘若後人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未必不可使牠和宇宙一樣的永存。孫星衍所建的祠堂是湮滅了，我們今日為紀念先聖，總應有一個歷史性的表現吧！

當時我抱著這種心情回到南京，將所見所聞告訴愛好孫子諸友，適值抗戰勝利之後，大家的精神上都很愉快，於是大家便發起為這一個巨人來修建一座紀念亭，雖說未敢比擬英人紀念莎士比亞，美人紀念愛迪生那種盛舉。

經過一個短期間的醞釀之後，大家便成立了一個「孫子紀念亭籌建委員會」，時為民國三十六年秋，由籌備大會推舉楊言昌，柯遠芬，彭戰存（代表蘇州方面），齊廉，徐森、陳縱材、高植明，魏希文，方滌瑕，許高陽，陳士

華諸先生及我本人為籌建委員，并推定楊言昌、柯遠芬兩先生及本人為常務委員，又敦請于右任，居正，白崇禧，錢大鈞、徐培根，劉詠堯諸先生簽名為贊助人。當即分頭勸捐，期為這一個巨人完成一座巍峨堂皇的紀念亭，亭中置孫子的白石像，亭惻建十三篇全文碑。周圍栽以青松翠柏，如有餘款，設孫子論文獎金。不待說，這在國防精神上，兵學建設上是具有相當意義的。記得當時會中所用的信封上曾印上這兩句聯語：

促進國防加強精神力量
表彰兵聖創建歷史工程

募捐緣起，原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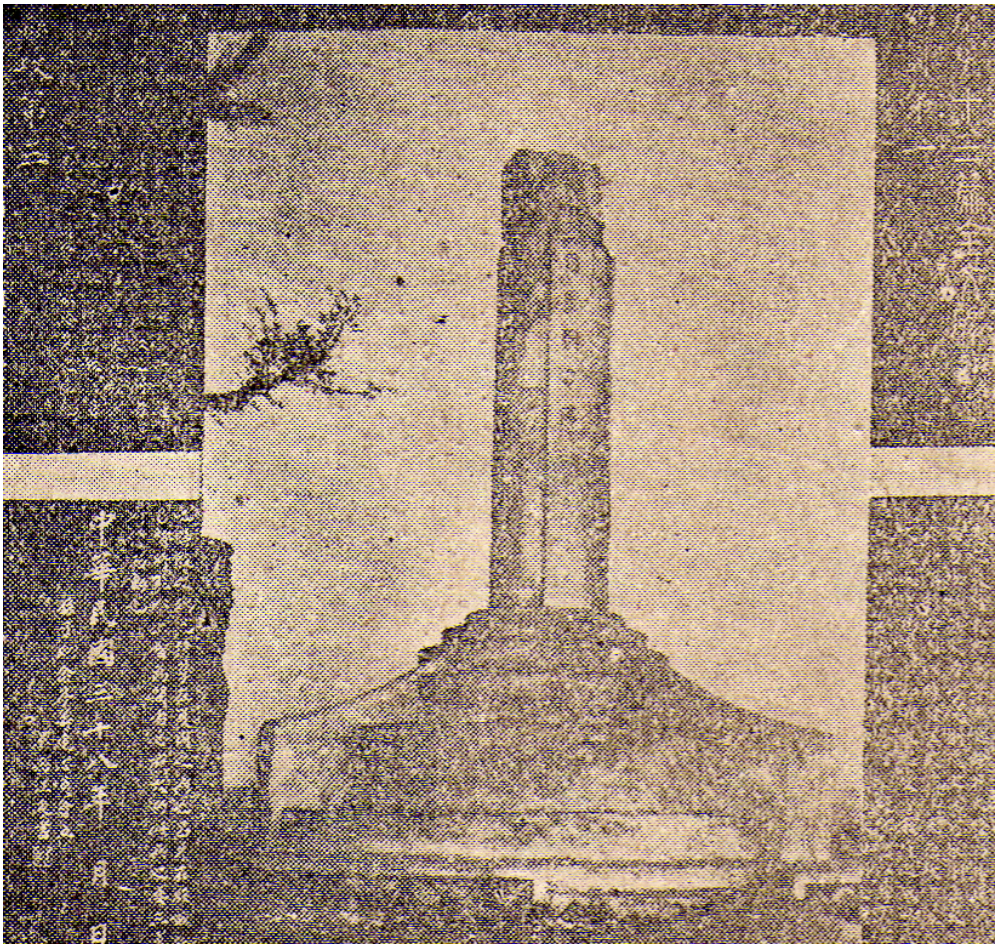
> 孫武子為我國兵聖，所著兵法十三篇，窮幽極渺，千古無雙，不特我國歷代名將奉為圭臬，且譯本遍全世界，拿破崙一世亦深究之，可知外國將校亦莫不受其影響，其所昭示吾人之用兵原理，實創東西兵學之最高峰。故杜牧云：「孫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有成者，有敗者，堪其事蹟，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洵不誣也。至於我抗戰八年，初是強弱異勢，而卒能待敵之可勝，又豈非孫子兵經之再證乎?奈因歷代重文輕武之故，對此曠古兵聖反無專祠以祀，迄清孫星衍，以孫子為吳王將，實死於吳，而葬於吳東門外，乃建祠於虎丘東麓，並立碑記念，誠盛事也。惜因戰亂，其祠已毀，同人等緬懷先哲，目擊心傷，爰擬仍在虎丘山上，建亭一所，以資紀念，第以心有餘而力不逮，所望各界賢達，登高一呼，慨予贊助，俾得早觀厥成，而供瞻仰，則不祇兵學之光，亦國防所利賴也！

建亭的宗旨，已如上述。大家抱著這個宗旨，分頭募捐，計自三十六年秋至翌年秋止，費時一年，共收到國幣二億餘元，陸續換得黃金八兩餘（指定南京商業儲蓄銀行代收，因物價波動，一接通知，即提款購金存儲，故有此數目）及水泥八十四包，另聯勤總部郭悔吾將軍撥助鋼筋三百公斤，不消說，這個數目距離我們的目標很遠，於此使我們深深感到為紀念古人募捐之難！記得在這次募捐中，南京方面以柯遠芬將軍推動最力，楊老先生言昌亦多去函勸捐，蘇州方面以彭戰存將軍出力最大，而胡團長甲裹，亦多協力。捐助者以閻錫山、錢大鈞兩將軍為最多，錢將軍捐助國幣兩千萬元，閻將軍一千萬元。計值後者多於前者，其餘百餘人，或捐數十萬元，或百餘萬元不等，數目雖大，

適值通貨膨張，故所值無幾。就中有人看到報紙刊出此事了，自動將款寄來，一種尊崇兵聖的精神，至可欽佩，至於我們籌委亦各量力拿出二三十萬元作為籌備之用。

會務進行之初，我們數人奉會中之命，前往蘇州發動募捐，先訪彭戰存將軍，適時彭將軍任青年軍二０二師副師長兼防城總指揮，他請我們吃午飯，席中即決定由彭將軍領銜於第二天召開一個各界座談會，屆時錢大鈞先生等均蒞會，濟濟一堂，頗具盛況，相繼發言，異常熱烈，大家認為此舉不祇徒為紀念兵聖，且為蘇州風景添一新號召，故後來募捐頗順利。第三天彭將軍約同我們一共十餘人，驅車往虎丘找山上寺僧商恰亭址問題。該寺住持法慧，年富力強，對此事喜出望外，願負管理之責，如設「孫子實館」，更為歡迎。

因徐蚌會戰的失敗，整個大陸像捲起一陣大風暴，三十七年冬南京實行大疏散，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適時大家認為捐募工作已無法繼續，但所募得之款不敷「建亭」，因為如果依照工程師原設計之圖樣去建築，起碼也要三十兩黃金。經再三考慮後，祇得暫時放棄「建亭」的計劃，改為「建碑」。同時又要作緊急措施，否則，萬一國軍撤出大江以南，則我們一年的努力，豈不是毫無結果嗎？於是會中派我和陳君帶款到蘇州，適時，彭將軍已調臺任新職，改由熊士芳（當地信託局經理）孫金銘兩先生負責，（孫先生係接彭將軍缺，籍山東樂安，與孫子同宗，故甚樂參與此事）我們和他們同往虎丘勘定基地後，乃將款交熊先生與承建商訂約修建，並由孫先生負責監督。而十三篇全文勒石事，則由我和陳君直接與當地貞石齋訂約，限期完成。至於紀念碑建築圖，因當時不易找到見義勇為的工程師設計，我於千思萬想之餘，偶和木刻畫家楊隆生兄商得一圖案，由他繪成初稿交承建商 ，適是以十三篇為原則的，即碑高十三華尺，半徑三華尺，尖端為十三篇作展開形（如照片）：



上面横掛一柄三尺長的鋼劍（此劍尚未鑄成掛上）大家認為頗有意義，便這樣決定了。所幸碑成兩月，蘇州方告失守。這座紀念碑矗立於虎丘的一小丘上，傍長大樹兩株，蔭涼可人。面朝獅子山，前人有言：「獅子回頭望虎丘」，左鄰孫子的知遇吳王闔閭之墓，表現君臣死後相依之狀，遠景如畫，氣象萬千。

於此應一提的，即欲將孫子十三篇原文勒石，而各版本均有出入之處，何去何從，亟待我們作最後之校正和決定。當時會中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本一致公推柯遠芬將軍負責的。此時柯將軍任陸軍大學研究院副主任，正值公務忙碌之際，無暇兼顧，乃改推揚言昌、齊廉兩先生及本人負責，幸我在商務購得宋版影印武經七書及藏有明版孫子，清版孫子與孫星衍之校定本，大家都同意以最古之宋版孫子為主，再對照其餘版本校正，但校正古書是不容易的，楊齊兩先生要我打頭陣，我為了此事，足足忙了好幾天，校正後先送楊老先生一閱，復提出會中通過，始決定分別敦請國內名書法家于右任、商衍流、梁寒操、汪

東、周鍾嶽、沈尹默諸先生一共十三人，各揮乙篇。當時因時局緊張，只收到梁先生寄來「軍形第四」，汪先生：「虛實第六」，周先生：「九變第八」，商先生：「火攻第十一」四篇，尚差九篇，在急不及待的情形之下，只得改請汪東先生負全責，汪先生為國學巨子，蘇州人，當時閒居故里，甚樂玉成，儘速照我們校定本揮就寄回，再經我們校讀一過，始行勒石。卅八年冬，我在香港去函蘇州貞石齋主人錢君，詢以紀念碑有否被毀，他回信說，碑尚無恙，並寄我全文碑拓本一份。惟此碑鳩工後，未及移建虎丘，而蘇州已棄守，故由錢君祕密地埋藏起來，以避共軍耳目。拓本帶臺，由廖忠國將軍出資裱成攝影分贈。

孫子十三篇的學理與文章實在太燦爛輝煌了。我們募款時會附帶向捐款人徵求讚詞，名篇佳句，美不勝收，下列各篇係自匱中錄出，以饗讀者。惟彭戰存、羅有倫兩將軍的大作，係我到臺後，為著「孫子闡微」一書，始去函徵求者。

（一） 徐永昌

春秋有奇士　名垂二千年　緬懷俊傑才　誠為覺者先
今世復何世　景仰猶萬千　此中有真理　覽此十三篇

（二） 劉詠堯

兵家學理　入聖窮神　橫絕中外　縱貫古今
算先有道　略重攻心　運用微妙　博大精深

（三） 李士珍

韜略神奇　崇稱兵聖　明恥圖強　吳宮教陣
破吳功成　光昭史乘　巍然一亭　名山永鐫

（四） 彭戰存

偉哉孫子　兵家之聖　保法修道　不尚佳兵
體用自然　中外推崇　神機廟算　邦國之珍

（五） 羅友倫

山則巍峨　海則浩瀚　桓桓孫子　　囿有顛岸
山亦禿濯　海亦涸枯　偉矣聖人　　萬世楷模

鳥飛高山　魚躍深淵　唯我孫子　不可及焉

（六）　桂永清

龍韜要訣　遠溯寶模　風后經旨　太公陰符
鼓惟孫子　崛起東吳　遠學武庫　成篇兵樞
奇正理澈　攻守策紓　貫通老子　發揚霸圖
千秋垂範　七萃乘謨　虎幄同仰　豹略悠需
聖祠蹟考　戕亭典數　思賢異代　崇祀名區
高標在望　後起不孤　地靈人傑　壯色姑蘇

（七）　劉翰東

國於天地　要在自強　整軍經武　賴有紀綱
先哲孫子　兵學聖王　運籌決勝　十三篇章
名論不刊　中外稱揚　神機妙策　歷久彌彰
矧在今日　尤重國防　固我疆圉　掃彼攙槍
典型猶在　宜究其詳　是則是傚　大風泱泱
發揚光大　國慶苞桑　建亭紀念　山高水長

（八）　徐鏡唐

孫子論兵　法賅正奇　宏深肅恬　武學攸資
遇非明主　莫竟其施　老泉權書　遠來非議
謂言雖雄　功不稱是　位顯效多　曷若吳起
卓哉孫武　所知獨深　擷其精義　援以通今
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　唯彼泰西　相尚以武
遠紹旁搜　於斯有取　矧我邦人　敢偭前矩
念茲在茲　虎丘建亭　遺篇撫刻　以鴻都經
用矚來者　眠之典型　瞻仰有嚴　騎下軾式
思古幽情　拳拳胸臆　何以方之　峴山片拓

以上諸篇已編入「孫子紀念亭修建始末記」（附有捐款徵信錄）該書由我輯成，稿存余篋，他日重返大陸，定當設法印贈同好，聊作紀念。憶我對此舉負責較重，期望亦大，適值共軍倡亂，致未能完成原定計劃，碑成後又淪鐵幕，遙望大陸，曷勝憤慨！不過我相信我們必能完成原定計劃於將來。